



薩希亞短篇小說集

作 家 出 版 社

書號 28

字數 68000

蕭希亞短篇小說集

譯 者 馮金辛 趙蔚青 趙少侯

出版者 作 家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京 1—25000
定價3.700元

一九五四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前記

阿·薩希亞是爲人民事業而戰鬥的最傑出的羅馬尼亞作家之一。

薩希亞的作品雖然不多，——他死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年僅二十九歲——但在我們的進步文學的傳統上，却佔有重要的地位。

薩希亞出生在梅納斯梯里亞村一個農民的家裏，因此，他是和物質困難作了尖銳的鬥爭後，才獲得了讀書的機會。他開始是在克拉奧伐的軍事學校裏學習，學了不幾年就中斷了。後來他又在布加勒斯特的國立聖薩伐大學恢復了學業。

薩希亞一從學校裏出來，就給那時候的進步雜誌新時代、自由談和文學的真理寫稿；這三種雜誌都是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下發行的，因爲當時的統治當局壓制出版自由。

以後，薩希亞發行了雜誌藍工服和報紙新世紀。由於出版檢查方面千方百計地阻止薩希亞的進步思想的傳播，這兩種刊物都很短命。

一九三四年，薩希亞訪問了蘇聯。回到羅馬尼亞後，出版了今日的蘇聯一書（一九三五年出版），是他讚揚這個他曾親眼看見不斷成長的新世界的見證。這本書沒出書店

就被沒收了。

上面已經說過，薩希亞的作品並不多。除了這個集子裏的幾個短篇外，還有一些短篇小說、雜文和論文。所有他的作品都滲透着堅定的信心，相信自由的理想定會實現，相信廢除人奴役人的鬥爭一定勝利。

薩希亞在他的活的工廠裏所描寫的工人是他的老相識；那個事故的犧牲者，拖着殘廢了的腿在經理室門口等待着的機車廠工人巴桑就是一個。他的短篇小說失業不分種族裏的人物被逼着做最低下的工作來餬口，也是反映現實生活的。薩希亞了解剝削者的醜惡面目，他們不分民族、國籍地壓榨着全體工人。他也知道窮困農民的悲慘的境遇。六月的雨描寫出一個農民的艱難生活，他要養活九個孩子，又被收稅吏像追逐野獸似地追逐着。

阿·薩希亞却並不僅僅是仔細地觀察現實。他並不滿足於以消極的旁觀者的眼光來看事物；他盡力揭發不公平的原因，盡力把事實和它內在的意義聯系起來。比方，在活的工廠裏，薩希亞着重地寫出僱主和工人們的不同的觀點：僱主的意圖——投資在機器、熔爐、辦公室上，而工人們的意圖——決心掙斷奴隸的鎖鏈。

工廠之所以能够生存，就因為有着使它有生氣和開動機器的工人。作者理解了這種

影響世界、改造世界的力量。

薩希亞也是一個優秀的風景描畫者。對於大自然，例如他在寫農村生活的短篇故事裏所表現的，是以驚人的現實主義的手法來描寫的，六月的雨水豐富而充沛，人和獸像期待幸福似地期待着；熾熱的夏天的太陽，乾旱的麥田，雨裏奔馳的農民的馬車……

但是，薩希亞所以能够和羅馬尼亞最優秀的散文作家並列，是因為他做了這樣一個榜樣：重視藝術的現實主義和戰鬥的觀點，而且，他提倡這種觀點是在那樣一個時候：法西斯瘟疫正蔓延到羅馬尼亞和歐洲的其他地區的時候。

薩希亞懂得作家的使命。這就是他的作品和他所描寫的廣大羣衆的希望密切結合的原因。

在暴風雨最猛烈的時候，他期待着太陽定會出來的一片藍天。

不論他所描寫的苦難多麼淒慘，不論剝削制度下的工人階級的情況多麼艱苦——這些全表現在他的短篇小說裏——薩希亞的作品，依然是對未來抱有信心的呼聲，鬥爭的號召。

從壓迫的桎梏中永遠掙脫出來的羅馬尼亞人民在這場鬥爭中勝利了。今天，他們是一個自由的民族了，他們正爲自己建設幸福的未來。他們把薩希亞譽爲替新時代作好準

備並使它出現的最優秀的戰士之一。這就是薩希亞的作品以空前的數量印行以及他在廣大羣衆中享有盛譽的原因。薩希亞已光榮地被追授爲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科學院院士。

馮金辛譯

A. Sahia

SHORT STORIES

"The Book" Publishing House, Bucharest, 1952.

封面作者像係根據本書英文譯本複製。

(AF26/02)

目次

前記	(一)
活的工廠	(一)
港口的暴動	(一三)
平凡的事件	(二三)
吞劍人的死	(二七)
六月的雨	(三三)
新兵的死	(五〇)
春光明媚中執行死刑	(六一)
失業不分種族	(八九)

活的工廠

夏天的炎熱，像毒瓦斯一般酷烈地籠罩着地面、石頭、牲口和人。

在羣山的那邊，屹立着巨獸般的機車工廠，它那些煙囪像口渴的鳥的頸項一般，擁滿山峯之間的空隙。

無涯無際的樹林，把多石的山脊罩上了一件深綠色的外衣。

在廣濶的天空裏，向北邊起伏着山巒，沒有一朵雲，從藍色天鵝絨樣的天空看起來，天氣一定還得熱下去。

只有工廠，像瘋狂了一樣地吼叫着，牆腳下的地震動着，震到周圍很遠的地方。裏邊有幾百個男女工人在機器中間，在大輪子的中間上來下去——保持着親密的同志關係。

一輛新火車頭，剛剛從廠裏製造出來，停在嶄新的鐵軌上。像一匹不馴的烈馬似的噴着鼻息。信號發出了，人們嚷嚷着，可是火車頭動得很慢。它外觀很宏壯，鑲有嶄新的銅牌，銅牌在太陽下閃閃發光。火車頭結實的車身上載滿了幾十個工人，緊掛在上面

像紫紫的葡萄似的。他們只穿了襯衫，胸膛和胳膊都裸露着。

『怎麼樣，費里普同志，你瞧，又是一輛！』

一個面頰瘦削、身體孱弱的工人，渾身冒汗，與高采烈地舉起胳膊來。

『是呀，又是一輛。可是我們有什麼可喜歡的呢？就算一天不止出一輛，可以出一萬輛，又有什麼可喜歡的呢？工人還是餓肚子。別人可吃得飽飽的。』

費里普，一個筋肉健壯的大漢，用工服的袖子擦了擦出汗的兩頰，作出一個苦臉。他的頭剃得溜光，這時，就像火車頭上的銅牌一樣在太陽下發亮。

方才那麼興高采烈的那另外一個人，有點垂頭喪氣，彷彿心裏苦痛起來似的，抑鬱地回答道：

『我了解，我了解得太清楚了，全體工人階級也都了解。可是我意思是說，每回造出一輛新火車頭，我一看見它立起來，喘着氣，像初下生的老虎似的開出廠來的時候，我就什麼都忘了，我就歡喜起來。瞧瞧它，費里普同志，仔細瞧瞧，多麼新，又多麼好看啊。你看見那連結桿上閃着亮光嗎？這是我幹的。那雖然不是我的活兒，可是我從移動起重機上下來把那連結桿擦亮，它可以推動車輪走上幾千哩地，可以叫它在一個車站停下來，又叫它開到下一站去。在我的村子裏也有一個車站。一個車站，你聽見嗎？媽

媽和家裏的人都會到車站上去，他們心裏會問：這些活兒哪一件是我們巴桑親手做的呢？我就要告訴他們這件擦亮的工作，就是我做，整個車身也是我用移動起重機從熔爐裏面拖出來送到碾鐵車間的。我要寫一封平生從來沒寫過的長信給他們，告訴他們一些工廠的事情。我們在這兒幹着的可不是小事。而且火車頭就是在我們眼皮底下生產出來的，我們把它立起來，我們把它變成活的。瞧，它馬上就要開啦。我們已經打發走了許多這樣的產品。火車頭是我們的孩子，我們的鋼鐵的孩子。」

費里普對那個一邊在鐵軌上行駛，一邊拚命鳴着汽笛的龐然大物，連看都沒有看一眼。他看着巴桑的眼睛溼糊糊的、通紅的、彷彿發炎了似的；他不知道那是淚珠還是汗水。

他想：『如果這個工廠歸工人所有，用工人的法規來管理，這個孱弱的巴桑準會發狂，他準會把連結桿擦得比太陽還亮……那些脖子胖得堆到領子上的董事和股東們，他們曉得什麼呢？他們知道這時工人愛火車頭愛得都要哭出來了嗎？而且有多少人從來沒見過工廠的煙囪，從來沒聞到過焦煤的臭味，可是他們倒奪取了工人的飯呢！爲了撐大少數人的肚皮，無產者的脊背都快壓斷了。』

火車頭上緊掛着一大羣工人，開足馬力行駛起來了。這是在試車。火車頭由這條線

開到那條線，忽而停住，忽而又開走，運轉得很靈活；它應答着每一個號令，像是活的，在喘氣似的。

然後，它挨着別的火車頭停在一所無邊無際的長形敞棚裏了。

院子裏又沒有人了。在後邊，不斷有紅旗揮動着，有火車頭來回地行駛着。你可以聽見扳道岔子的聲音，那尖銳的、難聽的嘎吱聲。巴桑凝望着費里普。他在等着他的答話呢，但是他只看到費里普那被煤煙熏黑又滿是汗水的雙頰，現出快快不樂的樣子哆嗦着。費里普用袖子拂一下前額，說道：

『巴桑同志，我常常聽你跟工廠的人說，你的三四個孩子吃牛奶像狼吞虎嚥似的。他們都吃過嗎？』

巴桑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這個問題使他怔住了，一個痛苦的陰影掠過他的面龐。

『我不明白你的話，費里普同志。』

『啊，是的，你明白的。就在幾天以前，你在熔爐旁邊還說過你那些小饑蟲要吃那樣多的牛奶，簡直把你逼瘋了。你怎麼能說你不明白我的話呢？我是在問你一個誠懇的問題呀！』

『不，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想你在跟我開玩笑；也許因為我談擦連結桿的事談得

太多了。因爲，我看不出我的孩子饑瘋了和我嘮嘮叨叨儘在說連結桿這兩件事情能有什麼聯繫。」

費里普覺得發窘了，他沒有料到這一層。他看出他的同志面色憂鬱，同樣的憂鬱也籠罩了他。

『喂，聽我說，巴桑同志。』他抓住他的胳膊。

『來，我跟你說點事情。我在想我自己小時候的事情。爸爸每回打城裏回來，袋子裏總裝着一大塊「精白拉」^①。媽媽老是照着我的兄弟姊妹的人數，用哆哆嗦嗦的手把麵包掰成九瓣。這樣事情一年只有幾回。我還記得我是怎麼樣吃那一小瓣麵包的。每個瞎子我都撿起來，也從來沒有吃够過。那時候我心裏常想：「我要是能自個兒吃一整塊「精白拉」就好啦。」可是我小時候就一直沒有吃到過整塊的。今天，我聽到你說起你母親和你們村子裏的事情，不知怎麼的，我就想起你的孩子來了，他們盼着牛奶就像我從前盼着「精白拉」一樣！所以我問你：他們吃得够嗎？」

巴桑像招供了惡事的罪人似的，垂下了頭。

『我從來沒有給他們吃够過！不過我給他們做了幾個馬口鐵的大碗，這碗挺大，他們倒滿高興的。他們的碗從來沒有盛滿過，我是知道的。』

『我以爲你給他們吃得挺够呢！』

『不，正跟你吃「精白拉」沒有什麼兩樣！』

後來費里普同巴桑一塊兒進工廠裏去了。

工人們差不多是赤身露體的，前心後背淌着汗水，身上滿是煤煙和油漬，頭上有的戴着紙帽子，有的包塊麻袋片，顯得工作正非常緊張。

費里普下到熔爐去了，巴桑從鐵索梯爬上了移動起重機上的司機棚。他在那上頭已經坐了十四個年頭。老是得機警地四處張望。他用那像怪物樣的起重機的爪子，從空中運送着一塊塊的鐵。他的龐大的起重機，停在熔爐前面，死板板地張着大嘴，鋼鉤子啣住了熾熱的鐵塊。好幾回他有過這樣的感覺：熔爐嚇人地大敞着爐門，起重機跟他就要滑下來，掉進那燃着烈火的爐口裏去。

在這樣的時候，他便靠在操縱輪盤上，胸口緊貼着它，好讓自己的頭腦清醒一下。然後他沉着地繼續操作，起重機自動地轉換方向，在幾百個工人的頭頂上啣起了一大塊通紅滾熱的鐵。起重機把這鐵塊小心翼翼地放在碾鐵車間跟前放下來。這時碾輥便開始在

上面滾動，把這不成樣子的鐵塊碾成了薄鐵板。巴桑從工廠的最高處俯瞰這個過程，已經是多少年了。爲了冷卻鋼碾轉的熱度而潑上去的水所冒出的熱氣，一直升到 he 站着的地方，把他的眼睛嗆得直淌眼淚。就是這個樣子 he 待在馬達的上面，待在讓輪子轉動的推進帶的上面。他像個神仙似的在含毒的蒸氣的濃雲上，在像虛假的星星般閃爍着的電燈泡中間走動着。底下的人們，在一個鐵的世界裏，在一堆堆焦煤的中間，走來走去，像羚羊一般從那些由碾鐵車間裏生產出來的一縷一縷的熾紅的鐵絲上面跳過去。

移動起重機又一次到了熔爐的爐門口，兩隻巨臂推了推爐門，但沒有打開。巴桑一隻手攥住操縱輪盤——他等待着。

他又使一把勁試了試，但是驕地 he 覺得自己隨着轟然的一片響聲滾了下去。他聽到一片叫喊聲，知道那是幾百個人的嚷叫。

剎那間，他恍惚覺出下面的人們都閃開了。他感到 he 身體裏起了一陣強烈的震動，彷彿 he 挨了什麼東西一擊。於是眼前一片黑。

移動起重機轟然一聲倒在熔鉛爐上，把它砸垮了。金屬熔液的水流泛濫了整個車間，引起了恐怖。從這一大堆裏冒起了像是從熾燃着的火刑柱上冒起來的熱氣。

『救命啊！巴桑的起重機垮下來啦。』

支柱和梯子隨着很快地也朝着滾燙的金屬熔液上邊倒下來，壓在折斷的起重機上。一羣工人往木的跳板上撲上了四次，因為高熱，四次都被逼了回來。忽然，料想不到，費里普在跳板的那頭抱着巴桑出現了。

他們兩人身上都冒着熱氣，人羣開始小聲地說着話，心裏充滿了欣慰和憂懼。他們都走出工廠去。巴桑的右腿和左腿都讓熔鉛給包上了，燒焦的人肉和鐵屑混在一起，令人感到有種烤羊肉的腥臭氣味。他的靴子，活像踩扁的青蛙。他躺在地上，身上直冒熱氣。

全體工人都放下了工作，圍攏在巴桑的四周，但是誰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人羣裏有人拚命喊起來：

『水呀！你們都等什麼呢？趕快拿水來呀！』

他們朝他身上潑了幾桶水。鉛變成了一大片一大片的，從那無肌肉的腿上脫落下來。

受傷的人睜開了眼睛，一股血從他嘴裏滲了出來。

『他有救啦，有救啦！』

費里普跪在巴桑的身旁，開始用發抖的手，從肌肉上剝下鉛片來。『精白拉』的故

事又浮上他的心頭，他很想再問一問巴桑，他的小饞蟲，他的孩子們，是不是吃够過牛奶呢。巴桑所回答的『不過我給他們做了幾個馬口鐵的大碗來哄他們』那句話，仍在他心裏不住地難過。

巴桑在醫院裏住了十一個月。他的右腿給鋸掉了。他發現工廠比從前還要興隆，但是他自己的生命已經枯竭了，因為一條腿再也不能爬鐵索梯了。如今，移動起重機在他看來龐大極了，每回起重機吱吱嘎嘎地響着，鐵鏈子絞住了鉤子的時候，他的心就要停止了跳動。他出醫院已經好幾個月，還沒有重新在工廠裏找到工作。他需要一條木頭腿，這要花一筆錢。總經理碰見巴桑的時候，心不在焉地彈掉香煙的灰，一邊在靠背椅裏舒舒服服地坐下來，一邊咕嚕着：『我們工廠是不能給配假腿的。』可是，巴桑每逢聽到造出一輛新火車頭來的時候，他都要來看的，他眼睛裏老是現出非常高興的神情。

經理部不肯給巴桑配假腿的消息，就像閃電般馬上傳遍了工廠。工人代表們去見經理，但他只不過又彈了彈雪茄上的煙灰，很不耐煩地說：『我們工廠是不能給配假腿的。』工廠委員會於是開會，決定舉行罷工。幾分鐘的工夫，馬達都不動了。整個房子裏，你只能聽見匆匆離開工作的人們的說話聲。